一

 诗云：

 **万丈环虹耸太岳，千峰巍峨渡凌烟。**

**信是武当天下秀，阅尽人间誉名山。**

 这一首诗，赞的乃是武当风貌。那武当，原名太和山，自古来便为道家圣地，香火鼎盛。至元末时，一代奇人张三丰云游到此，见其峰峦挺秀，卓然云海，喜不自胜，自此便驻留太和山修道。

后因真武大帝曾于太和山得道飞升，张三丰遂将此山易名为武当，乃取“非真武不足以当”之意。而后于此结庵授徒，开创了武当一派，威震天下，辉耀千古。

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，转眼已至天朝万历之年。其时正当暮春三月，大地春回，万物复苏，武当山上遍地黛色，青翠欲滴。

而在紫霄宫前，却有一墨衫少年，浑没将这醉人的山色放在眼里，一面向紫霄宫内疾行，一面思忖不已：自己尚在禁足，却不知莫师叔突然传唤，所为何事？

这少年姓陆，名灵风，乃是武当派第三代弟子中出类拔萃的人物。他口中的“莫师叔”，便是武当七侠中年纪最小的七侠莫声谷了。

这时三丰真人早已离山云游，仙踪难觅。而武当七侠之中，余岱岩身有疾损，张翠山已殁多年，殷梨亭自与杨不悔成亲之后相爱甚笃，极少理会门中之事。而最先接受武当衣钵的宋远桥，却生性冲虚谦淡，且一心向道，不喜俗务，执掌武当门户不久后，便将掌门之位再传与四师弟张松溪。昔年威震武林的“武当七侠”，倒有四人或多或少淡出了江湖。

不过武当派的威名，却并未因此折损。概因张松溪接任掌门之后，潜心修行，并将三丰真人所传武学归纳总汇，分授弟子。又由二侠俞莲洲料理门内事物，七侠莫声谷主外。这三人同心协力，将偌大的门派整治得好生兴旺。加上第三代弟子之中英才辈出，使得武当派不但未曾式微，反而更胜往昔，隐然已成领袖江湖之势。

这莫声谷日常多是负责对外交接事宜，甚少督导门派弟子，除了几个在他手下差遣的道童，派中多数弟子鲜少与这莫师叔接触。即便是陆灵风这种与他相熟的弟子，寻常也不会有事吩咐。此时突然召陆灵风前去，还真有些令人费解，故而陆灵风有此疑惑。

正思忖间，陆灵风已步入紫霄宫中，见一人正面对真武大帝塑像肃立沉思，便放缓脚步，上前施礼道：“弟子见过莫师叔。”那人闻言，转过身来。只见他身着寻常武人打扮，魁梧奇伟，满面浓髯，正是七侠莫声谷。

莫声谷见陆灵风前来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灵风，师叔突然召你前来，可是感觉有些突兀？”

陆灵风一怔，这莫七侠性格粗豪，历来都是直来直去不加掩饰。近年来负责与江湖各色人物斡旋转圜，说话也委婉了许多，但对本门之人，却依旧是秉性不改。心中所想既被他一口说破，倒也不必掩饰，坦言道：“是，弟子适才确实在想，弟子尚在禁足之期，未得掌门之令不得轻出。师叔突然见召，不知所为何事？”

莫声谷道：“你近年来潜心修行，久未出山，自不知江湖之事。如今这江湖看似风平浪静，却只怕暗涌其中。朝廷日前昭告天下，要举办一场【天下第一门派】大会！”

“什么？”陆灵风不禁愕然：“【天下第一门派】？不知此会所为何来？”

莫声谷轻哼一声，说道：“根据朝廷的说法，是要会盟各门各派、天下英豪，比武教艺，为天下门派排定座次，并推选一派为武林领袖，以求安定江湖。哼，理由倒是冠冕堂皇。不过，自倭患东来，天下武人无不以杀倭平寇为己任。咱们五大门派更是摒弃前嫌，携手进退。江湖之中，已然纷争绝少。如今倭患稍平，朝廷突然来这么一手，未必是存着什么善心。”

陆灵风微微额首，心中想到：虽说如今各门各派一致抗倭，大家表面上一团和气，可私底下的小摩擦还是免不了的。况且习武之人最重名节，宁肯拼着性命不要，也不肯令声名丝毫受损，何况是为自己门派争夺排名？朝廷这一招，可真是打在了大家的软肋上。

只听莫声谷续道：“不过这朝廷到底是何居心，也不能一言而定。咱们在这里凭空揣测，终属臆断。有鉴于此，掌门已与少林，峨嵋，唐门，魔教等派掌门人共商，若要洞悉朝廷真正目的，还需得派遣门下弟子前往京城打听情况……”

陆灵风听及“峨嵋”二字，眉头不禁一蹙，心中念及往事，莫声谷后面说了些什么，竟未听得进去。莫声谷见他这等神情，不由得轻轻喟叹，温言劝道：“灵风，前事如风，过不留痕。两两陌路，何必不忘？”

原来在三年前，陆灵风奉师命下山行事，于途中偶遇峨嵋弟子林翾衣身陷险境，陆灵风仗剑相救。而当时林翾衣身受重伤，陆灵风只能暂将手中事物抛在一边，悉心照料。二人朝夕相处，情愫暗生。至后来陆灵风护送林翾衣返山之时，已然海誓山盟，难舍难分。陆灵风回到武当之后，便央求师尊，备下文定之物，由莫声谷带他前往峨嵋求亲。孰料灭绝师太念及当年纪慧芙与殷梨亭之事，不愿应允，推说林翾衣天资聪颖，日后当承峨嵋衣钵，不得轻许。莫声谷与灭绝师太多次交涉，奈何灭绝师太心意决绝，不变初衷。陆灵风一怒之下，大闹峨嵋，后被莫声谷强行带回武当，张松溪便以“滋扰生事”为由，罚他禁足三年，不得离山。原是盼他少年心性，久羁其行，说不定便能将此情忘却。

陆灵风略收心神，躬身答道：“是，弟子明白了。多谢师叔指教。”言语间虽自称明白了，神情却是一般的恍惚。莫声谷见此行状，不由得苦笑摇头，自己这个师侄天资过人，温良纯厚，行事也是洒脱得很，唯独于这“情”字，却是始终堪之不破。自己行侠半生，不恋儿女私情，全无这等感受，想要点拨也不知从何说起。况且这等情感之事，原本就属私密---任他心中如何翻江倒海，却容不得外人轻轻碰触。如何解脱，全凭自己。当下便不再多说，岔开话题言道：“朝廷本心何在，咱们目前情报甚少，无从判别。各大门派派遣弟子下山打探，也是为此。我已禀告掌门，将你禁足之罚去除，此次进京打听门派大会之事，便由你一力承当。兹事体大，可务必要小心行事了。”

莫声谷说得郑重，听在陆灵风耳里，却又是另一番光景。陆灵风问道：“师叔，如此说来，咱们五大门派，都是要派人进京的了？”莫声谷见他有此一问，哪里还不明白他心中所想，微微摇头道：“正是。”陆灵风道：“那……那…..。”那便如何，却始终说不出来，心中却在暗想：“那么，她也是会去京城的了？”不由对此次京中之行，多了一丝期待。

莫声谷见他失魂落魄，怔怔呆立，心生怜悯之余又有些许不耐。遂朗声说道：“好了，事便如此，你收拾行装，这就下山去吧。”谁知此话说罢，陆灵风竟是毫无反应。

莫声谷苦笑摇头，拂袖转身而去。念及当初五师兄殷梨亭与纪慧芙，乃至师尊三丰真人与峨嵋郭襄祖师旧事，心中苦恼：莫非我武当一脉，当真是前世欠了峨嵋的情债么？？？

 二

当初太祖开创基业之时，定南京为京师。后来成祖起兵靖难，功成之后，改北平为北京，是为行在，且常驻于此。后为抵御北方异族滋扰，便将京城迁至北京，至此北京便成为天子脚下，京畿重地。

自成祖迁都至如今，已历十余帝。在历代君王着力营建之下，京城已成为天下最为富庶繁华之地。此时虽前有北元之祸，后有倭寇之患，但仍难损北京恢宏壮丽之势。陆灵风数年前行侠江湖，去过天下许多城郡，眼界不可谓不广，却仍不由惊叹京城的安乐繁荣。

步行于东直门前大街上，眼见来往行人熙来攘往，耳闻各色商贩叫卖声络绎不绝，陆灵风却在这一片纷杂中暗暗发愁：此事千头万绪，却不知从何查起？

正低头思忖间，突然感觉肩头被人一撞。陆灵风只道是自己心中思虑，没留神撞到了人，连忙伸手虚扶，口称抱歉，待那人站定之后，便欲再行。孰料那人一把揪住陆灵风左手袖口，大声叫道：“好你个瞎眼贼，撞了你李家爷爷，这便想跑么？”

陆灵风眉头一皱，左手轻轻一拂，看似轻描淡写，却加上了武当绵劲。那人只觉手上一震，便不由自主的将陆灵风的袖口放开了。

这人唤作李钢，原是混迹于东直门一带的破皮无赖，外人见他凶狠，便给他取了个“恶太岁”的诨名。向无正经营生，整日里便仗着自己身强体壮，带着一众蝇营狗苟横行乡里，讹人钱财。若见有人做外地打扮，便上前故意这么一撞，少不得要敲出点银子花花。京城一带管这叫“碰瓷儿”，没想到今日却碰到了陆灵风的身上。

李钢手被弹开，不由一愣，见陆灵风虽手持宝剑，但仅是孤身一人，旋即恢复了胆气，大声吼道：“老子新做的衣裳，穿到身上还没两日，就被你这贼厮鸟撞得破了。你要识相，乖乖拿出钱来赔给老子，大爷就放你走路。”言罢，将手一挥，一干泼皮无赖便围成一个扇形，将陆灵风围在当中。周遭邻里早已见惯，知道这恶太岁又要使横撒泼了，但愿那后生身上有些钱财，否则，这么俊朗的面孔便要被打坏了。

陆灵风冷眼看去，这恶太岁身材魁梧，面目狰狞。身上的衣服却是又脏又破，色泽暗旧，哪有半分新衣服的影子？再看众乡里畏畏缩缩，避之惟恐不及，便知这人是个市井无赖。心中冷笑，却不搭话。站在原处，竟是打算看看这泼皮还有何举动。

恶太岁横行一方，如何受过这等轻慢？待要上前收拾这个不识相的小子，却又忌惮陆灵风手中利器，举手再骂道：“你这贼厮鸟，看来爷爷不给你点颜色看看，你是不知道马王爷…….”正骂得痛快，忽觉一道暗影飞射而来，想要闪避，但那物来得极快，不知怎样，口中忽然多了一物，恶太岁又惊又恐，慌忙吐出，却是一颗带壳花生。

恶太岁大惊之下，环顾众人，纵声骂道：“哪家的杂种暗算爷爷，有种的给老子站出来……”语音未毕，又听得风声微响，这次却有三道暗影向他激射而出。陆灵风在旁看得明白，这三道暗影却是要打他“地仓”“颊车”“百会”三处穴道，这地仓穴与颊车穴位于口唇之间，击中后口不能言，这倒罢了。这百会穴却是要害之处，如若受创，轻则头昏倒地不省人事，重则毙命当场。这恶太岁虽有恶行，倒也罪不及死，当下抽出长剑，众人只觉寒光一闪，三道暗影便被击落，定睛看去，又是三枚花生。

恶太岁浑不知这须臾之间，自己便由死至生走了一遭。但见陆灵风出剑之快，知道是惹上了练家子，更不答话，转身就走，众泼皮一声发喊，顷刻间便作鸟兽散，逃得无影无踪。陆灵风见状，不由摇头苦笑，还剑入鞘，却听见身后一声喝彩：“好一招乾坤初转，数年未见，陆大哥的身手越发俊了。”陆灵风听见此声，心喜无己，转得身来，只见一少年手里捧着一包花生，笑吟吟的站在当处，陆灵风笑骂道：“唐啸云，你这小鬼，还是如此顽皮。不怕你家老祖又罚你抄书么？”

原来这少年，乃是川中唐门子弟。这唐啸云天生灵动机巧，为唐门中难得一见的天才人物，只是年纪尚小，一副孩童脾气，经常变着方的捉弄旁人。唐门武学，向为家传，虽因一桩往事大开门户，但毕竟弟子不多。唐啸云身为嫡传子弟，在门中只得苦学勤练，无甚知交好友。唐啸云数年前行走江湖时与陆灵风结识后，便缠上了这位“陆大哥”。陆灵风见他虽然古怪精灵，本性却是纯良，便携他一道闯荡江湖。后来陆灵风大闹峨嵋，唐啸云嚷嚷着要上峨嵋为陆灵风“助拳”，结果被唐老太太一顿臭骂，责罚了一番，令他在家好好修习，不得外出闹事。这桩旧事，陆灵风却是不知了。

唐啸云嘴里嚼着花生，唇齿不清的嚷道：“抄便抄吧，谁怕来着。反正四书五经我都已经抄了七八回，大不了再抄上一次。”原来唐门暗器，最重腕力，此理却与书法类同，是以门下弟子若有过失，只要不是犯了伤天害理罪无可赦的大错，便一律罚他抄书，锻炼腕力。这唐啸云向来是大错不犯，小错不断，这些年下来，罚抄的纸张堆起来怕比他自己还高，早已成了炸不透的老油条了。

陆灵风见他说得轻巧，便打趣道：“要是你家老祖生气，不要你抄四书五经，让你把《史记》抄上这么七八回，你还笑得出来？”唐啸云闻言一怔，吐吐舌头，笑道：“陆大哥，我胆子小，你可别来吓我。”陆灵风笑道：“你这小鬼头，你家老祖不是向来把你当做宝贝疙瘩，轻易不让你出门吗？这次可又是你自己偷跑出来的？”唐啸云连声申辩：“不要用“又”好不好？我这次可是奉了老祖之命，光明正大出来的。再说，我明年便可行及冠之礼，不要再叫我小鬼头了。”

陆灵风看他辩得面红耳赤，哈哈大笑，上下打量一番，这小鬼确是比以前高了不少，英姿挺拔，须髯微生。只是在言谈举止之间，仍能找到昔年那个顽童的影子。陆灵风对这个小兄弟甚是喜爱，数年不见，一朝相会，心中自是欢喜无限，不过这小子天生机敏，陆灵风与他一道，倒是经常被他耍弄。好容易逮着他话柄，哪能轻易放过，便续问道：“哦？如此说来，你家老祖是派你专程来京城用花生打这几个泼皮无赖的了？”

唐啸云眼珠滴溜溜一转，说道：“我这次来京，目的只怕跟陆大哥你是一样的。”陆灵风哦了一声，道：“原来也是为了门派大会之事，我才到京城，正没个头绪，你可曾得到什么消息？”唐啸云见他问得郑重，也就不再嬉皮笑脸，正色回道：“小弟倒是来了有三五日了，这消息嘛，朝廷放出来的倒是得了不少，尽是些废话。”当下便把朝廷得来的消息细说了一遍，陆灵风一听，果然句句义正词严冠冕堂皇，属于朝廷一贯的作风，实在谈不上什么情报。唐啸云说罢，突然话风一转：“不过，这里面提到的这个“邀请函”，倒是需要多加留意。”陆灵风奇道：“邀请函？我在山上之时，莫师叔并未提及过，这是个什么物事？”唐啸云冷笑一声：“哼，所谓邀请函，便是拿着参加大会的凭证了。小弟前日发回飞鸽传书询问，我唐门也未曾接到过什么邀请函。朝廷一边大张旗鼓搞什么门派大会，一边对与会凭证含糊其辞。哪能安着什么好心？”

陆灵风额首不语，心道：“朝廷对此事讳莫如深，只怕背后真是另有隐情。”他生性温良敦厚，眼下情报稀缺，也不愿以恶意揣摩朝廷用意。见唐啸云兀自愤愤不平，笑道：“好啦，朝廷打得什么主意，先不去管他。咱们眼下消息太少，得想个办法，摸清这其中的底细才是。”唐啸云嘿嘿一笑：“陆大哥，可知小弟今日为何到这东直门么？”陆灵风见他笑得古怪，便知他又要使坏耍宝，没好气的应道：“知道，不是为了拿花生钉人么？”唐啸云摸摸脑袋，神情间居然有些扭捏，说道：“那只是顺手而为，我知道陆大哥心肠好，那泼皮说些什么也不往心里去。不过小弟在旁却是听不下去了。顺手赏他几粒花生，教训教训。”陆灵风闻言苦笑，心想：“你这小子，出手也没个轻重。今日若不是我挡了你那几枚花生，只怕你已吃上人命官司了。”当下却不说破，转口问道：“那你是做什么来啦？”

唐啸云见他相询，精神一振，说道：“小弟来京城几日，消息没打听到多少，却听说这东直门前有一奇人，自称是通晓百事，无所不知，好似当年百晓生一般。京城人见他多知多闻，便送了他个外号，叫“百事通”。我今天到此，就是找这个百事通打听消息的。”陆灵风讶然道：“居然还有这等奇人，既如此，咱们这就去找他问问。”唐啸云得意洋洋，躬身唱了个喏：“大爷，您这边请，小的前面带路。”

三

二人一路前行，陆灵风忽然念及一事，转首问道：“啸云，你这几日到了京城，可曾遇到过其他门派弟子？”唐啸云眼珠一转，已明其意，笑说道：“嗯，遇是遇到了不少，不过嘛，这峨嵋弟子却不曾撞见。”陆灵风微感失望，点头不语。唐啸云见他神色黯然，知他心中难过，强笑安慰说：“大哥，这京城说小不小，说大却也不大，再说咱们都为一事而来，相信那……翾衣姐姐，总是能遇到的。”陆灵风闻言，旋即想到：“不错，昔日于天下之大，都能与翾衣相遇，如今同在这京城，哪有无缘相见之理？” 心下宽慰，嘴上却不肯松动：“你这小鬼，胡说些什么？”

行至东直门前，却见一大堆人围作一团，沸沸扬扬，显然是有什么事故发生。唐啸云最是喜欢热闹，连忙凑上前去要瞧个究竟。陆灵风见状，只能尾随其后，心道：“这小子，有了热闹瞧，连正经事都给忘了。”

尚未及近，便听见一个脆生生的女声：“你这人哩，叫你说你又不说，真要把人急死么。”声如黄莺彻谷，说不出的好听。唐啸云钻入人群，却不前行，故意踩了旁边围观人几脚。那人吃疼，跳起来叫骂不已，这一跳不要紧，原本好好围作一团的人群，却被搅散开来。

陆灵风趁隙看得明白，原来是一粉衣少女执住一蓝衫书生的袖口，二人正僵持不下，那书生满面涨得通红，几欲挣脱，奈何手无缚鸡之力，竟是甩她不开。这两人旁边站着一僧一俗，却是旧相识。陆灵风笑步向前，纵声喊道：“风兄，无花师兄，别来无恙？”那一僧一俗转过身来，见是陆灵风，不由一阵欢喜。

原来这一僧一俗，也是五大门派弟子。那无花是少林达摩院下首徒，而被陆灵风唤作风兄的风不禁，则是魔教韦蝠王的高足。风不禁哈哈大笑，上前一把将陆灵风拥在怀中，叫道：“兄弟，几年不见，可想死哥哥了。”无花在旁稽首一礼，微笑不语。陆灵风见故人情浓，心中不由也有些激荡。嘴上打趣说：“风兄，你身上的酒味，可要将小弟熏死了。”风不禁这才将陆灵风放开，笑道：“拜了那老怪物师傅，便惹来这一身的酒气，这可怪不得我。”

风不禁当年拜在魔教门下，却被韦蝠王看中，执意要收其为弟子。孰料风不禁生性豁达，不肯学他那至阴至寒的寒冰绵掌，加之韦一啸每次动手之后，都必须饱饮人血，方能保全自身，风不禁更是颇为抵触。后来殷天正等多次劝说，韦一啸又将寒冰绵掌心法改动，运功之后，只需喝上几口烈酒，便能化解体内阴寒之气，如此方才拜在了韦一啸门下。不过自此之后，这酒葫芦便是再也离不开身了。

陆灵风听他称师傅为老怪物，不由莞尔，知他师徒向来藐视礼法，从不讲究什么尊卑之分，也不以为意。与无花见过礼后，便去看那场中二人相持。粉衣少女仍是抓着书生之袖不肯撒手，那书生一张脸忽青忽紫，百般挣脱，险些连书生袍挣脱下来。陆灵风眼见此情，不由哑然失笑，忽然瞅到女子腰间悬挂之物，神色突变!

这少女腰间挂着一件奇门兵器，其形如枣核，其状似菱尖，中段略粗，两端锋锐，正是峨嵋派的独家兵器“娥眉刺”。这娥眉刺因其灵便小巧，招式轻盈，向为女子习武之用，后世虽广为流传，但在当世，唯峨嵋派弟子会使。陆灵风眼见这女子腰悬娥眉刺，显然是峨嵋门下，但看其背影体态，绝非自己魂牵梦絮之人，大失所望之下，心中一阵疼痛。

 唐啸云这时正站在陆灵风身旁，见他神色黯然，眼中流露出一丝不甘与万般失望，心中也代他难过。无计可施之下，只得使出插科打诨，便向风不禁问道：“风大哥，你们怎么也到了此处？”风不禁向来是粗枝大叶，哪能察觉到这场中数人心境变化，闻言笑道：“我与无花这小子是为了这门派大会而来，谁知道在路上遇到了这个峨嵋派的小妹子，便一道行事了。结果问了几天没个着落，听说这边有个小子自称无事不知，就过来看看。谁知这小子，问了半天，他啥也不说，小妹子一急，就揪住他了。喂，我说小妹子，先别闹了，过来见见你两位哥哥。”这最后一句，却是对那粉衣少女喊的。

 那少女听见风不禁喊叫，便放开百事通，转过头来。饶是陆灵风此刻心情晦涩，一见之下，也忍不住眼前一亮，心中赞叹：“好个美貌的丫头。”唐啸云更是将眼都瞧得直了。只见这少女短襦长裙，肤光胜雪，双目犹似一泓清水，秀丽不可方物，虽然年纪尚幼，却已有颠倒众生之感。她走得前来，鼻息中便传来一阵清香。陆灵风心道：“这百事通如此狼狈，怕也多是因这峨嵋小师妹太过清丽，使人不敢直视罢。”

 那少女走到近处，笑着问道：“风大哥，这两位大哥哥是谁啊？”这一笑，更是宛如芙蓉花开，丽容无俦。声音清脆悦耳，仿佛一只小鸟在半空中欢快歌唱。在场四人之中，风不禁生性粗犷，不恋美色，自然不为所动。无花一心向佛，向来视美女如枯骨一般。陆灵风心有所属，虽惊叹这少女的美貌，却也多出于欣赏之意。唯独唐啸云有些把持不住了，结结巴巴道：“我这哥..哥..哥….哥哥是唐…唐门的。”

少女闻言，噗嗤一笑，道：“嘴里说着咯咯咯咯，我看倒象母鸡生了蛋一般。这位唐门的大哥哥哥，你好啊。”转过头来，又向陆灵风问道：“不知这位哥哥又是哪家弟子？”陆灵风略敛心神，笑答：“在下武当门下，见过峨嵋小师妹。”少女眼中一亮，惊喜道：“那么你就是陆灵风陆大哥了？是也不是？”见陆灵风点头应是，那少女嬉笑道：“难怪翾衣姐姐时常说你的好，果是如此，不错不错。”这一声评判，俨然用上了长辈的口吻，唐啸云与风不禁听得忍俊不已，陆灵风却因这“翾衣”二字，倍觉心伤，不由问道：“是么？那么，她..她现在过得可好？”语调之中，竟有些发颤。

少女原是峨嵋弟子，陆灵风当年大闹峨嵋时，她身在峨嵋后院，不曾得见，不过这一段往事自然是知道的。听他语调失衡，微觉自己有些失言，不免有些后悔，见他询问，便轻轻摇头道：“前几年不好，整日以泪洗面。这一两年么，要好上一些，似乎比以前看开些啦。”这本是一句宽慰之语，在陆灵风耳中，却另有一番滋味：“比以前看开了些？翾衣，难道你就此认命，要将我忘却了么？”旋即又自责：“难道要翾衣终日以泪洗面，了此一生，方称了我的心意么？”两般心绪夹杂之下，竟不知该如何选择是好。

风不禁见他兀自呆立，虽不知他心中如何做想，但料来也是难过至极，便上前拍他肩膀道：“兄弟，往事已矣，不要多想了。再说那林姑娘对你也是情深意重，算不得辜负你的一片痴心，要怪就怪那灭绝老婆子……唉哟！”这声“唉哟”，原来是少女听他言语中对掌门不恭，伸手捉着了他腰间嫩肉使劲拧了一把。风不禁见少女圆睁杏目瞪着他，这才想起，自己只图一时口快，却忘了旁边这位正是那灭绝老婆子的弟子，连忙赔笑道：“嘿嘿，惜柳小妹子，我这不是劝你陆大哥嘛。不过，你家那灭绝老..老…老师太，也确实做得有些过了。”见惜柳还要拧他，风不禁慌忙大叫：“诶，那个百事通呢？都看着点，别让那小子跑了。”

他这一嗓子叫出来，众人才想起来此所为何事，连忙去找那百事通。却见那百事通已然整好衣冠，在自己摊前正襟而坐。惜柳大奇，走上前去叫道：“喂，你这呆头书生，怎么不跑了？”那百事通淡淡的扫了她一眼，朗声答道：“这位姑娘说得奇怪，小生一不曾作奸犯科，二不曾奸淫掳掠，三不曾欠人钱财，为何要逃？”惜柳嘻嘻笑道：“那你刚才要死要活的想跑，却又是干什么呢？”百事通说道：“众位腰悬利刃，一上来就揪住小生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强盗劫财，焉能不跑？后见各位都是名门子弟，自然用不着跑了。”惜柳嗔怪道：“瞎扯一气，谁要抢你来着。后来我不是说了，我们是来打听门派大会的消息，你怎么还是不肯应声？”百事通嘿嘿一笑，说道：“在下虽然通晓百事，但不等于就一定会告诉诸位。要想从我口中得到消息，除非……”这一句“除非”拖得甚长，眼神却不住的在众人荷包上瞟来瞟去。众人又好气又好笑---都是行走江湖多年之人，哪能不解此意？风不禁找出一个元宝，“啪”一声拍在百事通面前桌上，喝骂道：“老子只当你小子屎急了要找茅坑，却原来是为了这黄白物事。”

百事通见那元宝颇重，心头一喜，也就不再摆那道学先生的作态，笑问道：“不知诸位想知道些什么？”嘴上说着，手上却也不慢，连忙将那元宝收入囊中。风不禁笑骂道：“你这小子耳朵扇了苍蝇，听不见人话么？我们是问那门派大会之事。”百事通咳咳两声，面色颇为尴尬，连忙道：“既如此，听我细细道来……”众人听完，面面相窥，你瞧我一眼，我瞧你一眼。原来这百事通所说内容，与众人近日打听到的消息一般无二，虽称不上街知巷闻，妇孺皆晓，但委实算不得什么隐秘。

惜柳娇嗔一声，说道：“就知道这么点，也好意思自称百事通。我看他就是个江湖术士，来这里骗人钱财来着。”风不禁应道：“不错，干脆老子今天把这骗子的摊子砸了，免得他再去骗人。”言语未毕，左手却已抓住桌角，眼见就要掀翻。

百事通大骇，连忙摆手道：“不可不可，切莫动手。小生这里还有独家消息奉上。”风不禁闻言将桌角放下，拿出腰间的酒壶，咚咚灌了几口，擦嘴喝道：“有话怎的不说，还等什么？”百事通苦着副脸，说道：“这些消息尚未证实，小生怎敢轻易放了出去，砸自己招牌？”唐啸云在旁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你还是快些说罢，否则招牌砸得更快。”无花见百事通一脸哭丧，心有不忍，便说道：“施主若是有什么消息，不妨直说。即便有错，我等也不会怪你。”

百事通长叹一口：“好吧，诸位可知道这门派大会，需得持邀请函方可参加？”见众人点头，继道：“这邀请函如何得来，诸位可知？”众皆摇头。百事通说道：“这邀请函，乃是朝廷暗中发放，并不直接送与各门各派。如何得到，全凭本事。眼下为这邀请函打破头的，不知已有多少人了，一张小小的纸片，却引来无数门派恶斗，嘿，二桃杀三士，真是高明。”

 四

众人听得此言，只觉一股寒意直透背脊，若诚如百事通所言，朝廷此番真是不怀好意了。无花宣了一声佛号，问道：“敢问施主，这邀请函究竟发放于何处？”百事通苦笑摇头，说道：“我要知道放于何处，那还有命在么？只怕那些江湖好汉早就把我撕了。不过倒是听说终南山处，倒是出现过一张。据称是在终南酒仙胡不归手中，眼下已有不少得到消息的江湖人士往终南赶了。唉，腥风血雨，在所难免了。”

众人听罢，默然无语。无花宣了一声佛号道：“若是如此，我等便需往终南一行。”陆灵风接口道：“不错，若能化解这一场干戈，自是善莫大焉。何况朝廷如今分明是有意如此，让咱们武林中人内耗争斗，身为正教弟子，岂能眼见阴谋得逞！啸云，风兄，惜柳师妹，你们意下如何？”唐啸云嬉皮笑脸说道：“我出来玩不就是图个热闹嘛，眼下这么大的事，肯定是要去看看的了。也顺便见识见识那邀请函到底是何物事，能引得这么多武林高手为他拼命。”风不禁哈哈大笑，拿出酒壶又是几口狂饮，说道：“我不管什么正教邪教，你们都去，老风我要是不去，岂不是不够朋友？这等不仗义的事，我是从来不做的。”惜柳连连点头，一双小拳头攥得老紧。陆灵风笑道：“那便如此说定了，事不宜迟，咱们立刻赶往终南。”

俗话说：蛇无头不行。虽是临时拼凑的队伍，却也需要一位主事之人。这五人之中，唐啸云与惜柳年纪尚小，江湖经验略嫌不足，风不禁大大咧咧，又过于贪杯，无花虽然老成持重，却有些不通人情世故。于是行动之中，大家不知不觉之间便将陆灵风作了这只小队伍的领袖。五人联袂而行，唐啸云与惜柳两个年轻人时常打闹说笑，故而虽是仓促赶路，倒也不觉枯燥。只是陆灵风见到惜柳，便时常念及远在峨嵋的林翾衣，心中不免有些郁郁。

这日途中，惜柳轻轻走到陆灵风身旁，小声说道：“陆大哥，我有一件事，不知道当不当说给你听。”陆灵风大奇，几日相处，他已将这秀丽可爱的小师妹当做自己姐妹一般，遂笑道：“小师妹，有什么为难之事，不妨说出来，大哥说不定能帮上忙。”惜柳匆忙辩说：“不是我自己的事，是……别的事。”陆灵风更是奇怪，转念想到：“这几日小师妹与啸云时常嬉戏，莫非两人已有感情？是了，若真是女儿家的心事，要来说给自己听，倒也难怪她这么难为情了。”转头看了看唐啸云，这小子正与无花大谈佛道，并没有什么古怪。陆灵风轻轻笑道：“啊，那让大哥来猜猜，莫非是和啸云这臭小子有什么干系么？”惜柳一愣，应道：“不是的。我要说的，是翾衣姐姐的事。”

陆灵风心头一震，脸色便有些阴晴不定，惜柳甚少见过他这般神色，慌忙说道：“你要不想听，那我就不说了。”陆灵风强笑道：“没事的，你但说无妨。”惜柳说道：“那我说了，你可不许生气。”见陆灵风点头应允，便续说道：“那次你闯了普济堂后，师傅她老人家大发雷霆，说你虽为名门弟子，却是胆大包天，肆意妄为，绝非翾衣姐姐的良配。”陆灵风不以为然，心道：“我大闹峨嵋，虽是因灭绝师太一意孤行而起，也委实莽撞了些。峨嵋山门被我搅乱清净，这老师太若还能对我有什么好评，也枉费了她法号中那“灭绝”二字。这小丫头担心半天，原是为了这事，这有什么好生气的。”

只听得惜柳续说道：“翾衣姐姐替你申辩，说你素来行事稳重，人品方正，这次大闹山门，也是事出有因。谁知师傅听了这话，更是生气，让翾衣姐姐说清楚到底事出何因。翾衣姐姐不敢作答，只在那里跪地哭泣。我们师姐妹都去替她求情，后来，后来……”说到此处，惜柳见陆灵风脸色越来越是阴沉，便不敢再说下去。陆灵风沉声问道：“后来怎样？”惜柳一张小脸涨得通红，语中已带哭腔：“后来，师傅便逼着翾衣姐姐削发为尼，入了空门。”声音愈说愈小，到后来几不可闻。

她这声如蚊蝇的几个字，对陆灵风而言，却不啻打了一个晴天霹雳。在陆灵风想来，虽然自己与林翾衣之事虽一时难偿所愿，但毕竟尚有一线之机，只要两情相悦，自能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如今翾衣削发为尼，已成方外之人，注定将与青灯古佛相伴一生，自己纵然有万般柔情，也是徒唤奈何。想及此，心中犹如刀砍斧劈一般巨疼，气血翻涌，便忍不住“哇”的一口鲜血喷了出来。众人大骇，连忙上前扶住陆灵风，惜柳更是急得眼泪都已出来，连说道：“陆大哥，都是我不好，早知这样我便不告诉你了。”陆灵风轻轻摇首，说道：“不关你事，即便你不说，我迟早也是要知道的。事已如此，我亦无话可说，只是……只是……。”言至此，不知说什么好，终于轻轻叹了口气。唐啸云与他情谊深厚，见他如此失魂落魄，自己也跟着难受起来，抹着眼泪喊道：“陆大哥，你别难过，咱们兄弟一并杀上峨嵋，将林姐姐带出来。”陆灵风黯然一笑，说道：“孩子话，咱们几人如何能是峨嵋阖门之敌？”心中却想到：“若是翾衣愿意，哪怕与天下为敌，我也在所不惜。可惜翾衣她，是万万不肯违背师命的。”

风不禁上前朗声说道：“兄弟，这感情的事，我老风原是不懂的，不过常听人说：儿女情长，便就英雄气短。你大好男儿，这天下间还有许多事等你去做，万不能因此沮丧。”这几句话说得极为铿锵有力，陆灵风心中一凛：“不错，此间正有大事发生，我这里只顾儿女私情，若是误了正事，宁不自愧？”于是伸手擦去嘴角血渍，勉强展颜一笑，说道：“一时激动，气息不顺，倒让大家担心了。”见惜柳仍是背对众人，以手捂面，双肩不停颤抖，便知她仍在抽泣，便走至她背后，温声抚慰道：“小师妹，我没事，莫要再难过了。”谁知不劝还好，他这一声劝慰，更令惜柳伤感，干脆转过身来，靠在陆灵风肩头呜呜咽咽的哭了起来。陆灵风甚是尴尬，虽说武林中人并不看重礼教大防，但被这么一个娇滴滴的师妹靠在身上，毕竟不妥。不过见她哭得煞是可怜，也实在难以狠心将她推开。只能僵直着身体让惜柳靠着哭个痛快。

原来惜柳尚在峨嵋山时，便与林翾衣交好，两人感情犹如亲姐妹一般。林翾衣与陆灵风私定终身后，便时常与这个小妹子谈及陆灵风的种种好处，是以惜柳虽然未曾见过陆灵风，心中却对这位素未谋面的陆大哥充满了好感。此次下山，见陆灵风时常郁郁寡欢，知他旧情难忘，林翾衣出家之事，江湖上并未流传，料想陆灵风无从得闻，实不忍看他空守于无望，便将实情相告。谁知陆灵风竟心伤如斯，惜柳既惊复惧，焉能不哭？

哭得半晌，终于盈盈止泪，见众人都站在身旁，不由得俏脸一红。风不禁大笑道：“小妹子，你哭得倒是痛快，可怜你陆大哥的衣裳，却给你做了止泪帕儿。”惜柳闻言，才想起自己仍靠在陆灵风身上，连忙起身跑开，一张小脸越发的红了。陆灵风这才得以脱身，见自己胸前已是一片水渍，轻笑摇头，说道：“好了，咱们还是继续赶路罢。”

经此插曲，或许心中已然知道自己与翾衣再无可能，陆灵风倒似比以前看开了许多，每日里谈笑风生，于往事绝口不提，众人看在眼里，暗暗欢喜。惜柳却变得有些缄默，偶尔偷瞧陆灵风被发现后，便惊慌失措的移开目光，仿佛一只受惊的小兔。陆灵风只当是她担心日前口快惹祸的缘故，心里暗觉好笑。

 五

五人联袂，渐至商州境内。这商州毗靠商山洛水，风景秀丽，沿路花木疏扶，暗香扑鼻，众人虽有要事在身，也忍不住品评一番。女性天生爱美，惜柳更是一扫连日阴霾，见到什么奇花异草，总要大呼小叫凑上前去观赏把玩。风不禁却对这醉人美景浑不在意，见惜柳对这些花花草草如此喜爱，嘴里念叨道：“女孩儿家就是奇怪，这些劳什子有什么好看的？”陆灵风笑道：“风兄于光明顶上惯看美景，自是习以为常了。”惜柳闻言，喜道：“啊？真的么？风大哥，这次事情了结，我随你去光明顶瞧瞧好吗？”风不禁一怔，拔出酒壶猛灌一口，啐道：“呸，你少听这小子的话，他拐着弯儿骂人呢。咱光明顶上黄沙遍地，哪来的什么美景？不过嘛，好东西倒是不少，你要愿意，我可以带你去瞧瞧。“惜柳奇道：“好东西？那是什么？”风不禁摇摇酒壶，笑道：“便是这壶中泡的蝎子了，此物虽然身具奇毒，泡在酒中却是上品美味。”惜柳吐吐舌头，嗔道：“这东西长得怪吓人的，我才不要看呢。”风不禁哈哈大笑：“看惯了也就不觉丑了，小妹子，下次老风逮上几只活的，让你好好瞧个够。”惜柳双手掩耳，连连摇头道：“不要，不要……”

正说笑间，忽听得背后脚步轻响，回首望去，却是一个衣衫褴褛，面目憎恶的老乞婆。众人见她走得甚急，便欲闪在一旁，让她过去。谁知这老乞婆见有人挡住前路，怪眼一翻，骂道：“好狗不挡道，滚开。”这声骂得甚是无礼，不过见她白发垂项，形态佝偻，也不做计较。陆灵风微微一笑，拉着众人站到一旁。那婆子见众人让道，冷哼一声，走了过去。众人见她虽然老态龙钟，但仍是步履矫健，身法轻盈，显然身负武功。江湖之中，性情怪异者不在少数，这老乞婆如此霸道，倒也不足为奇。惜柳轻声嘀咕道：“这老婆婆凶巴巴的，好不吓人。”

这话说得极轻，那老乞婆此时已然走远，不知怎的，竟被她听见。老乞婆折回身来，行至众人面前磔磔怪笑一声，更不答话，冲着惜柳一指，众人只闻得一阵甜香之气，便微微觉得有些头晕，心中没来由一阵烦恶。陆灵风大叫道：“不好，屏住呼吸。”

唐啸云出手如电，一道阴影向老乞婆飞射而去，只听得那老婆子一声惨叫，转身便走，手掌之上已赫然钉着一枚唐门暗器“透骨钉”。陆灵风见驱走了老乞婆，连忙掏出几枚黑漆漆的药丸，分给众人服下。风不禁识得此物乃是武当派中用以解毒的“避秽丸”，他虽觉这老乞婆必有古怪，但仍不免大吃一惊：“怎地中毒啦？”陆灵风点头说道：“赶紧吞下，功行周天，化开药力。”短短几个字说完，已是面色惨白，汗如雨下，当下不敢多言，立刻打坐运功。

待有盏茶功夫，众人体内毒性消减，只觉心中烦恶已去，便站起身来，唯有陆灵风端坐于地，仍在运功驱毒。原来他发现那婆子施毒虽较众人为早，但出言提醒时吸入了不少毒瘴，中毒反而较深。

众人见他犹自运功，担心之余亦无计可施，只得站在周围为他护法。又过得片刻，只见陆灵风长吁一口，睁开眼来，笑道：“好险，幸好中毒未深。”唐啸云见陆灵风无事，心中甚喜，说道：“还好陆大哥发现得早，哼，这老婆子好生歹毒，一言不合便施杀手，下回撞见，定要叫她好看！”风不禁笑道：“你赏她一记暗器，已经够她受得了。这等使毒下药的下三滥胚子，老风也见过不少，只是这老太婆手指一点，即令我等中毒，这种手法倒是未曾见过。”陆灵风轻轻摇头，接口说道：“这五毒教门下，施毒手法千奇百怪，确是难以提防。”风不禁心中一凛：“这老婆子竟是五毒教的？”

五毒教起于西南，门下多为云贵川湘一带的苗夷子弟。因奉青蛇、蟾蜍、蜘蛛、蜈蚣、蝎子五种毒物为圣，便自称为“五仙教”。这五仙教善于使瘴使蛊，与人争斗，甚少以武功决胜，总是施毒伤人，其下毒手法诡异古怪之处，实非常理所能测度。江湖中人见其教派行事阴险狠辣，便恶之以“五毒教”之名，久而久之，便习以为常，“五仙教”云云，反倒无人再记得。不过这五毒教门下向来只在云贵边陲行走，是以在江湖中恶名虽著，见过的人却是不多。陆灵风数年前曾在川边与一五毒教弟子争斗，因此识得这种下毒手法。

众人见陆灵风点头称是，心中均是一沉，那婆子的施毒手段，即便是此刻回想，亦觉匪夷所思，不免惴惴。无花说道：“小僧在寺中，也曾听闻过这五毒教之名，以这等阴邪毒物伤人性命，实是……。唉。”他自幼出家，即便见到这种为祸人间的邪派异教，也不愿出口伤人，话锋一转道：“只是这五毒教一向在西南行事，不涉中原，这老…老婆婆，怎么忽然现身此处？”唐啸云脑袋一晃，已明无花话中之意，说道：“不错，这群老毒物诡异得很，在咱们川中也是难得一见，这次突然来到终南山畔，怕也是觊觎那邀请函了。”陆灵风点头应道：“此地人烟稀少，即便那老婆子不是为邀请函而来，也必有其他图谋。咱们需得加快行程，早日赶到终南山才是。”

 六

众人加快行程，赶往终南山。这一路上，不时撞见江湖豪杰，或三五成群，或单独行事，短短几十里路，竟遇到了七八拨人马，瞧他们行进路线，均是向终南山而去。陆灵风心道：“不料这小小一张邀请函，竟有这等魔力，引得众多英雄前往争夺。人多手杂，万一动起手来，如何劝阻得了？”见无花也是满脸忧色，显是与他想到了同一处去。正思绪间，忽然听到道旁树林中一声长笑，雄厚绵长，这发笑之人内力大是不弱。陆灵风心中一动，招呼众人，轻轻潜进了那树林，借着树荫藏身。

此时天色渐晚，只见那林中焰光熊熊，横七竖八站着十数条劲装汉子，一手持着利刃，一手高举火把，正与另一方对峙。另外一方只得寥寥数人，气势自是大大不如，不过那几人虽以寡敌众，却并不惊慌，只听得那群大汉中有人大喝道：“褚庄主，兄弟好言相劝，你不领情也就罢了，这般大笑又是何意？你褚庄主武艺高强，旁人怕你，我等兄弟却不怕。”话音刚落，只见那边为首之人，缓步走出，陆灵风见他四十岁上下，眉目清秀，俊雅潇洒，身着文士打扮，猛然想起一人：“没想到千柳庄的褚凤柳也到了此地。”

 褚凤柳走到那为首大汉身前一丈开外，立定脚步，折扇轻挥说道：“太行山群侠威名远扬，在下虽然素来狷狂，却也不敢失礼，沙寨主未免严重了。”这话虽然说得客气，但看他摇头晃脑，好像念书般道出说辞，哪有点客气的样子。那沙寨主也是一方豪强，历来凶横惯了，哪受得下这个气，怪眼一翻便要动手，却听那褚凤柳续道：“不过今日之事，勿怪小弟说道，沙寨主确实有些莽撞了。”沙通天刚才便忍不住要动手，待听到褚凤柳直斥他鲁莽，反倒冷静下来，恨声道：“我如何莽撞了？” 褚凤柳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沙寨主此番为何而来，咱们兄弟心知肚明，不必多说。不过东西还没见着，便要打得个人仰马翻，岂非愚夫所为？沙寨主手下个个英雄，自然无惧生死，不过这性命也不能丢得不明不白。”沙通天一想这话也有几分道理，他在太行山上开山立柜，聚众为盗，虽然横霸一方，江湖中却没多少人看得起他，是以听说朝廷要举办门派大会，便决心参与其中，就算武林至尊无望，也毕竟得到了朝廷的认可，今后谁敢再呼他为匪类？乍闻得终南山处有邀请函出现，沙通天大喜过望，立刻携着寨中精英直奔终南而来，浑没想过他在太行山上打家劫舍，早已在朝廷通缉榜文上落了名号，即便得手也是无济于事。

褚凤柳见沙通天默然不语，知道他定是在思虑自己所言，又笑道：“依在下所见，不若大家携手，将东西逼出来，到时候再凭本事争斗，沙寨主以为如何？”他一边与沙通天斡旋，一边心中暗暗发狠：“若不是事起仓促，没有带够人手，哪用得着跟你这盗匪磨牙。”沙通天沉默有顷，已想通了关节之处，收刀笑道：“褚庄主所言不差，咱们在这里拼个你死我活，不过便宜了旁人，倒不如先将东西逼出来再说，那胡不归武功不恶，也难敌你我联手。这次来的人虽不少，只怕也没有什么人过得了兄弟这一关罢……”陆灵风听他提及“胡不归”三字，心念电转：“原来他们也是为了邀请函而来。这姓沙的莽夫不过仗着人多，尚不足畏惧，不过褚凤柳却是棘手得很。”

只见沙通天越说越是得意，仿佛手中已拿着那邀请函一般。褚凤柳附和着赞道：“当今天下，提起太行山恶虎寨的好汉们，谁个不知？兄弟虽然常在庄中，消息蔽塞，不过沙寨主的威名，亦是如雷贯耳，这次兄弟我可就全仰仗沙大哥了……”他越说越是谦卑，沙通天愈发得意，禁不住哈哈大笑。唐啸云看在眼中，噗嗤一乐，惜柳小声嗔道：“没来由的乐什么呀？叫人家吓了一跳。”唐啸云压着嗓门笑道：“这姓褚的故意拍这姓沙的傻子马屁，怕是想拿人家当做挡箭牌使了。”

话音未落，只听得褚凤柳一声厉喝：“不知是哪家朋友大驾光临，褚某未曾远引，还望恕罪。不过藏头露尾，岂是好汉所为？好朋友，快快现身相见罢。”陆灵风等五人都被这一声吓了一跳，惜柳与唐啸云对答之时，已将声音压得极低，不想还是被褚凤柳发现，陆灵风与风不禁、无花对视几眼，均是摇头想到：“声音如此低微，且相距遥遥，尚能察觉，此人内力可谓深不可测，这一手自己可做不到。”

陆灵风咬咬牙，正待自行出去，突然听到林子东北角上传来一阵阴沉的笑声：“好久不见，老褚的功力越发深了，佩服佩服。”这一声佩服说毕，只见林中草木乱晃，闪出几十条人影，众人皆是大吃一惊，褚凤柳却笑着迎了上去，对着为首一人敛衽施礼道：“温兄，别来无恙？”陆灵风等这才恍然，原来被褚凤柳发现的并非自己这方。

只见来人身材瘦小，头发略略有些花白，身着短打装扮，还赤着双足。此时虽已是初春，但天气依旧有些寒冷，这样的打扮，可真有些引人侧目。那人笑着冲褚凤柳一抱拳，说道：“托福托福，姓温的老朽一名，好坏没什么打紧，不过老褚你连我藏在林子里都听了出来，功力精进，一日千里，可喜可贺啊。”褚凤柳摆手笑道：“温兄莫开玩笑，小弟功力哪及得过你，不过你这些手下的兄弟，怕是有人练的外家路子，呼吸沉重，所以小弟故意这么诓了一诓。哈哈……”

他们两人在这边说得热闹，却将饿虎寨的一干人等晾在一边，沙通天心中有气，走上前来，瓮声瓮气的问道：“褚庄主，这位好朋友是谁啊？” 褚凤柳彷佛恍然大悟一般，连忙引见道：“来来来，温兄，小弟给你介绍，这位是太行山上的沙寨主。沙兄，这位是我的好朋友，金鲨帮温帮主，相信沙兄你肯定听过他的大名了。”沙通天听得“金鲨帮温帮主”这六个字，心里一突，这金鲨帮威震长江水域，势力颇大，倒不能轻易得罪，连忙抱拳道：“久仰久仰。”温吞水与沙通天虽同样做着没本钱买卖，但他向来在水路上讨生活，对这些聚啸山野的绿林盗匪并无好感，侧目斜睨着沙通天，一声冷哼：“我并不认识什么通天通地的。”

沙通天闻言勃然大怒，心道：“你如此傲慢无礼，姓沙的难道真怕了你不成？”待要发作，又忌惮对方人多，不敢轻举妄动。只听得褚凤柳问道：“温兄，你不在金鲨帮里纳福，却跑到这荒山野岭做什么？”温吞水笑着应道：“你老褚来干什么，我老温就来做什么。原本担心这次来得仓促，高手带得不多，不过有你褚老弟在此，我大可放心了。咱哥俩齐心协力，先将东西抢到手中再说。” 褚凤柳笑道：“温兄这可抬举小弟了，金鲨帮威震西南，小弟这点三脚猫功夫算得了什么？温兄但有差遣，小弟莫不听命。”

这番对话与刚才褚凤柳和沙通天所说的如出一辙，陆灵风等人听得暗暗发笑，沙通天却是越听越恼，适才褚凤柳将他捧得宛若神人，待见得温吞水前来，便立刻把他冷落一旁，恍若他透明的一般，那温吞水对他也是视而不见，搞得沙通天十分难堪，心想：“这温吞水眼高于顶，褚凤柳势利小人，老子何苦在此自讨无趣？”遂冲着二人一抱拳，说道：“二位，在下还有事要办，先告辞了。”话说毕，不待褚温二人回答，便要转身径自离去。

褚凤柳眼球一转，笑道：“沙兄且慢。”沙通天闻言，转过身来站定，褚凤柳追上前去，轻笑道：“在下与老友重逢，多谈了几句，沙兄切莫见怪。”说罢，又是轻轻一揖。沙通天见他态度突然恭谨，心中怒气陡然消了不少，摆手说道：“哪里话，姓沙的岂是小气之人？”他方才满面羞恼，瞎子也看得出来，这话说完，便是自己也难相信，脸上不觉有些泛红。

褚凤柳恭声说道：“沙兄大量，兄弟感激不尽。这个么……实不相瞒，这次前来，小弟在途中探听到一个大秘密，是关于这邀请函……。”声音愈来愈小，沙通天见他说得郑重，这邀请函又是自己心中所想，不自觉的将身子朝前探去，追问道：“怎样？怎样？” 褚凤柳满脸神秘之色，在沙通天耳边说道：“这邀请函么……。”突然手腕一翻，手中折扇收拢，便似一只铁笔般朝沙通天颈中要害点去，这一下犹若电闪雷鸣，沙通天正满心欣喜的要听秘密，哪曾想过褚凤柳要对他下手？待得折扇临身才反应过来，身子略微一侧，不过仍是为时已晚，被那折扇正中咽喉。沙通天骤然受创，双手捂颈，痛苦非常，却连惨叫也发不出一声。

褚凤柳一击得手，立刻飘身退开，以防沙通天临死反扑，见沙通天已然在地上打滚挣命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兄弟是想说，这邀请函么，怕是没有沙寨主的份了。”这几下变故生得极快，别说在场之人，就连躲在林中旁观的陆灵风等也未反应过来。沙通天手下汉子见寨主原本好好的与褚凤柳说话，突然间便倒在地上挣扎不止，均是大吃一惊，连忙抢上前来。温吞水狞笑一声，将手一摆，围在他身后的金鲨帮人等立刻抽出兵器，与恶虎寨的战作一团。恶虎寨众人群龙无首，人数也不及金鲨帮多，心慌意乱下仓促应战，哪里拼杀得过？只一盏茶功夫，十来条大汉便被杀得干干净净，尸横当场。

此时沙通天早已毙命，温吞水上前，一脚将沙通天的尸身踢开，喝骂道：“就这点本事，也敢妄想参加门派大会。” 褚凤柳轻轻摇着折扇，笑说道：“算了，温兄，人既然已经死了，也就不必再折辱他了。有道是死者入土为安，还是请贵帮兄弟们动手，将他们埋了罢。”这话说得极是慈悲，若非亲眼所见，哪敢相信他就是那动手杀人之徒？温吞水见他如是说，微微一愣，旋即想到：“是了，这沙通天虽然死了，恶虎寨却还有数百人马，老褚怕尸体被人发现，日后传了出去，不得安生，便想让我金鲨帮扛了这口大鼎。哼，恶虎寨没了当家的，人再多也不过一盘散沙，怕他何来？”当下笑道：“我什么都怕，就是不怕死人。埋他不打紧，不过咱们千里迢迢来到这终南山，可不是为了埋几个死人。” 褚凤柳微微点头道：“是了，光与这厮纠缠，倒把正事忘到一边了。那点子的住处，温兄可查清了么？”温吞水还指望褚凤柳与他联手，自是不会隐瞒，说道：“我也是刚收到消息，那胡不归就住在西去不远的剑南峰下。不过已经有不少江湖好手朝那边赶了，咱们手脚得快些才是。” 褚凤柳道：“事不宜迟，咱们赶紧动身。”两人招呼手下人等，略作收拾，便齐齐向西直奔而去。

待得众人走远，陆灵风等人从树荫处走出，只见满地都是血淋淋的尸首，虽知这些人都是江洋大盗，生平作恶多端，手中沾满血腥，心中仍不免恻然。惜柳初出江湖，哪见过这样的场面，忍不住轻轻啜泣，责问道：“陆大哥，方才你为何不肯让我们出手？那就不必死这么多人了。”陆灵风听她语带埋怨，又不知如何解释，唯有苦笑摇头。

风不禁上前说道：“小妹子，别错怪你陆大哥了。要是我们杀出来与金鲨帮争斗，只怕那剑南峰下死的人就更多了。”无花点头应道：“不错，大仁不仁，势在必行。”风不禁不禁有些错愕，看着无花笑道：“我还以为死了这么多人，你这小和尚肯定心软了呢。没想到你能知道这些道理，不错，比你们庙里那些死读佛经的老…老…禅师们强得多了。”他说得顺嘴，一句日常用来称呼师傅的“老怪物”便差点蹦了出来。无花轻宣佛号，叹道：“出家人心怀慈悲，珍爱万物，并非不懂得变通。这些施主们……唉，希望他们能早登西方极乐之境罢。”心下却想：“这些施主们生前无恶不为，要登极乐，只怕……只怕……唉，佛祖慈悲。”

陆灵风说道：“好了，那温吞水说胡不归前辈就住在此去不远，咱们还是赶紧上路罢。待得将朝廷毒计与各路朋友解释清楚，再回来掩埋他们不迟。”众人收拾心情，跃出树林，向着温吞水等人前往的方向追去。